

故居的八角殿。
定安县雷鸣镇龙梅村王弘海



明代嘉靖三十六年(1557年)秋季某日,临高知县杨址带着数百名儒生坐船渡海,赶往雷州,准备参加一年一度的岁试,不料船至中流遇到狂风巨浪,船上人员连同县令在内全部葬身琼州海峡。

此事后来经一位海南人上报万历皇帝后,朝廷上一片哗然;此后,经朝廷批准,琼州学子不必再渡海北上考试,而是就在岛内的府城应试。上呈奏疏的人名叫王弘海,明代进士,曾官至南京礼部尚书,定安县雷鸣镇龙梅村人。这就是熟悉海南文史的人津津乐道的“奏考回琼”的历史故事。

王弘海心系家乡海南,为海南的文化教育殚精竭虑,出谋划策,除了“奏考回琼”,还有很多实事。



新编定安龙梅《王氏族谱》里的王弘海画像。

明代海南乡贤王弘海 弘文兴学诲人不倦

本报记者 陈耿

「奏考回琼」造福琼州学子

十三次向皇帝辞官还乡

为海南文运努力奔走

所谓“奏考回琼”,是海南民间的一种说法,查阅王弘海的主要诗文集《天池草》可知,万历四年(1576年),鉴于管辖海南儒生的“督学”设在广东雷州,每年渡海赶考的琼州学子数千人,远涉鲸波,十分不便,当时在翰林院任“检讨”的王弘海特向皇帝上了《拟改海南兵备道兼提学道疏》。

疏中写到了海南儒生赶考之苦:“贫寒士子,担簦之苦已不待言。乃其渡海,率皆乘航贾舶,帆檣不饰,楼橹不坚,卒遇风涛,全舟而没者,往往有之。”更甚的是,“迩来加以海寇出没,岁无宁时。每大比年,扬扬海上,儒生半渡,尽被其掳,贫者陨首而无还,富者倾家而取赎。其幸无事者,皆一出生于万死耳。言之可为痛心。”

然而,对于海南学子的这些困难,“督学宪臣”大多毫不知情,只顾限期开考,儒生们为了按时赴考,常常不顾一切冒险渡海,以致“所伤甚多”。临高知县杨址等人葬身海峡之事便是其中一例。

纵观全文,王弘海的这篇奏疏不足千字,但绝大多数的文字都用来叙述海南儒生历年赶考所遭受的艰难险阻,语气平和,但情意恳切,读来让人动容。

所幸王弘海的拳拳之心打动了万历皇帝朱翊钧,自此海南学子得以就地参加岁试或科试,竞争监生或贡生的功名。海南大学周伟民教授认为,王弘海一生当中做了很多有益于家乡海南的事,“奏考回琼”之举,对发展海南的教育事业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;而建议朝廷将海南原有专管分巡分守军事的监察区职能,改为兼管教育考试的提学职能,岁试和科试不必渡海到雷州应试(选拔举人的乡试仍需到省城广州),王弘海还是第一人。

当时的琼州百姓为了纪念王弘海“奏考回琼”的业绩,在他生前便于定安县城为他修建了一座生祠,该祠的旧址在今定安县卫生院,20世纪60年代才被拆除。



王弘海故乡龙梅村的双面石牌坊——“解元坊”(背面为“太史坊”三字),明代万历二年所立。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摄

春天来了,百花盛开,百鸟齐鸣。鸟是人类的朋友,古往今来,诗人们写下了无数咏鸟佳作,流传于世。

我国第一部诗集《诗经》中的开篇《关雎》,就是从鸟写起的: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。”诗以鸟鸣起兴,引出君子对淑女的爱慕,开创诗歌赋比兴手法的先河。国人有爱鸟的传统风俗,爱鸟之风盛行,咏鸟诗在《诗经》中开篇,可谓历史悠久。

唐代诗人杜牧一生爱鸟,写出“鸟去鸟来山色里,人歌人哭水声中”“尽日无人看微雨,鸳鸯相对浴红衣”等诗句。

“诗仙”李白爱鸟,养鸟,则有几十首咏鸟佳作,其中有“半壁见海日,空闻天鸡”“众鸟高飞尽,孤云独去闲”“密叶隐歌鸟,香风留美人”等诗句,大气磅礴,又朗朗上口。

“诗圣”杜甫也爱鸟如命,他不

但养鸟,而且善于观察鸟,也留下不少咏鸟诗。他喜欢的鸟儿有数十种,其中最喜欢鸬鹚,一日不见如隔三秋。他在诗中这样写道:“门外鸬鹚久不来,沙头忽见眼相猜。自今以后知人意,一日忽来一百回。”

宋代诗人陆游以鸟语入诗,其力作《鸟啼》,把鸟鸣之声描述得生动有趣,引人入胜,且有悲天悯人的情怀:“野人无历日,鸟啼知四时。二月闻子规,春耕不可迟。三月闻黄鹂,幼妇悯蚕饥。四月鸣布谷,家家蚕上簇。五月鸣鶗鴂,苗稚忧草茂。人言农家苦,望晴复望雨。乐处谁得知?生不识官府。葛衫麦饭有即休,湖桥小市酒如油。夜夜扶归常烂醉,不怕行逢灞陵尉。”

古代诗人不但爱鸟,观鸟,养鸟,写鸟,还护鸟。

北宋诗人苏东坡自幼爱鸟,他不但看到小鸟不捉,反而投食喂

养。友人送他一对鸳鸯,他爱不释手,仍忍痛割爱,放归自然。苏轼还借鸟自喻,在给弟弟苏辙的《涪州得山胡次子由韵》中写道:“终日锁筠笼,回头异翠茸。谁知声噭噭,亦自意重重。夜宿烟生浦,朝鸣日上峰。故巢安足恋,鹰隼岂能容。”

诗人热爱自然、珍爱生命、向往自由的感情和愿望,往往借鸟的形象在诗中鲜明地展现出来。如唐代诗人白居易的《鸟》:“谁道群生性命微,一般骨肉一般皮。劝君莫打枝头鸟,子在巢中望母归。”又如宋代诗人欧阳修的《画眉鸟》:“百啭千声随意移,山花红紫树高低。始知锁向金笼听,不及林间自在啼。”

诗人笔下的咏鸟诗,把读者带进鸟的天堂,观赏鸟儿世界,聆听一首首动人乐曲,让人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陶冶情操,在鸟鸣声中忘掉一切烦恼,享受无穷乐趣。



宋徽宗的《腊梅山禽图》

资料图

古人笔下的咏鸟诗

程道炳

海口有条“三亚街”

■ 石梁平

癸卯年春,海口骑楼老街游人打卡“火爆”,游客们的好奇眼光被市井生活牵引着,从水巷口闯入振东街,再到“三角庭”,平日里少有生人光顾和鲜为人知的“三亚街”,也热闹了起来。

此海口“三亚街”与彼“三亚市”一南一北,论渊源,应是巧合。考证发端,作为海口地名的“三亚”古已有之,位于海口古渡口所在的隅,演变脉络清晰。

“三亚街”分上、下两段,以一座古庙为界,故称“上下街”,长约一里多。乾隆四十二年立于此间的《芳流奕祀》石碑有载:“所城东通津坊,前名迈本,近称三亚,属海口一图。”

隶属于“海南卫”的“海口所城”始建于明初,至立碑的乾隆时期,约有400年。“通津坊”在城东,查看明末舆图可知,当时除府城和海口所城外,地名多用俚语标注,“迈本”应为俚语,今称“临高语”,应是当年较普遍使用的语言,也是先来为主的迁徙者的生活印迹之一。旧时琼北地区分“讲黎(俚)”“讲客”的区域或人群,“讲黎(俚)”即操临高语之意,“讲客”意为讲海南话,相对于前者,“讲客”的人是后来为客,移民到来的先后顺序不言而喻。



描绘旧日三亚街周边景色的画作《家乡老宅屋》。 郑志雄 绘

200年前清代碑刻记录的“前名迈本,近称三亚”,也是居民结构变迁的一个实证。而“通津坊”一名,直到民国时期还常有人提起,如今市民耳闻口传的只有“三亚”。

因何得名为“三亚”?笔者查找资料及走访当地长者后,基本理清了由来,主要有两条。

一是因为旧时海口所城的北边和东边有二水环绕,交叉于此,即今美舍河口(俚语之名)与海甸溪交汇,形如“丫”字,为所城东的古渡口,由此可通往府城官衙前及各津渡;二是因为振东街自所城东门发展而形成“闸门”旧地和水巷口,振东街与东门塘边的“塘边路”交会于今三亚街首,形成一个三角地带,呈“丫”形,“丫”与“亚”谐音,故此街被文字记录时,便用“亚”代替“丫”。

水路与陆路的地形、地貌,都为“三亚”地名的由来,提供有说服力的依据。

过去,三亚街一条石板路贯穿三角庭至白沙坡(今和平桥南边),再向东通往新埠岛对岸水边,进城必经此唯一通道。

三亚街两边老宅林立,街尾濒临古渡口,几十年前,市民在此乘船,向北渡过海甸溪,可到对岸的海甸岛过港村康公庙;往东过一小桥,可通和平南路末端。

三亚街上的郑宅很引人注目,三进院落,是海口画家郑志祖上买下的,而今五世同堂,过年时,临街门前张灯结彩,让三亚街有了厚重的年味。

三亚街未曾老去,或许它可与骑楼老街一道,将来为椰城海口增添韵味。

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